

# 主编《世界知识》和驻美国领事工作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（三）1

## 陪周总理游览巴厘

庆典结束后，苏加诺总统邀请周总理游览印尼名胜巴厘岛。

贵宾车队驶进登巴萨市，受到市民夹道欢迎。巴厘岛善男信女，身着节日盛装，载歌载舞手捧盛满花瓣水的椰壳碗，不断向贵宾泼洒。我并排坐在周总理的右侧，随手把玻璃窗摇上。总理看到欢迎群众那么热情，便要我把玻璃窗摇下来。并欠身把手伸出窗外，挥手致意。说时迟，那时

快，一碗花瓣水浇了进来。

所幸水量不大，总理只是衣领处被浇湿了。我赶忙拿出手绢给总理擦拭。当时我感到很愧疚，自责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没有保护好总理。”总理却不以为然，安慰我说：“没关系。”他还说：“缅甸和昆明的泼水节比这还厉害。”

苏加诺总统安排周总理一行下榻海滨别墅，在这里没有成摞的文件需要审批，也没有什么会议需要参加，暂时远离了繁忙的公务。总理走出

房门，面对大海闲庭信步，心情格外舒畅。

总理见到我，顺手把我招来，要我去请罗青长部长和法文翻译齐宗华一起来散步。我们四人边走边聊。到了一处，总理停下脚步说，这里风景很美，照张相吧。我们很高兴，便把总理簇拥在中间。总理不同意，说大家随便些，放松一点。

新华社资深记者按下快门时，总理站在右边，往左依次是罗青长、齐宗华和我。

后来一次在随总理出访的专机上，新华社记者把四张彩照交给我，并要我转送。照片照得很好，每个人的神态都悠然自得。我随即来到总理座位旁，把照片交给他，总理看了也很满意。我请求总理在照片上签名留念，总理欣然答应，并用我手中的笔在照片背面一签上“周恩来”三个字。当我把相片分送给罗部长和齐宗华时，他们见到总理的签字，都笑逐颜开，感谢我办了一件好事。至今，这张照片不仅珍藏在相册里，也深深地珍藏在我的心底。

我经常整理总理会见印尼客人的谈话记录。总理的谈话，遣词立意严谨精确。他总是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层次，不同背景，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，平等交流，从不强加于人。总理的谈话，时而提纲挈领，时而高屋建瓴，收放自如，不经意间，取得了“醍醐灌顶”之效。可以说，总理的谈话无需任何修饰和润色便是一篇好文章。

总理在会谈中，特别体谅翻译。在叙述事件时，讲上四五句，才让我翻译。但在重要段落，特别是重要的表态，总理说一句就让我翻一句，以求翻得准确无误。

总理每次会见印尼外宾，事前都会作充分准备。同乘一辆车时，总理便会招呼说：“小黄，你坐到后头来。”这样我便可以随时向总理介绍情况。

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是有一次，下午两点多，礼宾司工



1965年8月，陈副总理兼外长应苏加诺总统邀请出席印尼独立二十周年庆典。图为苏加诺陪陈老总步入宴会大厅（后排为文本作者）。

作人员提前把我接到总理在中南海的住处。我一进门，见总理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吃饭，饭菜用托盘摆放在茶几上：一荤一素，一小碗汤，一两花卷，一两米饭，外加一个水煮鲜嫩玉米棒。

几句寒暄后，我坐在总理右侧的沙发上，开始介绍情况。总理边听边吃，不时还向我提问。日理万机的总理，把吃饭的时间都用来搞调研。此情此景，令我这个晚辈不禁动容。
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尼组组长黄阿玲生前曾对我说，1965年1月，苏班德里约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群众大会上的重要讲演，台领导决定要进行现场对外直播。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由谁担任翻译，不敢贸然做决定。

台领导责成黄阿玲与外交部礼宾司联系。黄说，当得知是由我担任翻译后，他们便决定直播。黄说，他曾在大小场合多次听过我的翻译，很放心。

我对他的褒奖和信任表示感谢。我说，幸亏这件事事后才知道，否则它会增加我在现场的压力。

1965年8月，我跟随陈老总，应邀参加印尼独立二十周年庆典活动，中印友好关系达到了顶峰。

印尼发生“九·三〇事件”后，两国关系急转直下。1966年3月，苏加诺总统遭罢黜，苏哈托军人政权上台。印尼于1967年10月31日宣布中断与中国的外交关系。

从此，印尼处的主要工作就转为起草和发送外交抗议照会。

## 为萧玉灿翻译名著

从1966年开始，外交部便陷入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深重灾难中。整个外事工作几乎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的状态，工作秩序乱了套。一切美好的事物顷刻化为乌有。

1969年初，外交部大批人马下放五七干校，或参加劳动，或接受审查。我们这一列火车直接开往湖南。离开北京时，部领导前来送行。

韩念龙和乔冠华副部长站在月台上，与火车上的人们频频打招呼。他们从车窗上见到我，便走上前来与我握手话别。握手时，乔老爷脱口而问：“你怎么也下去？”当时我正接受审查，我笑而不答。这一情况，倒使坐在我身边的“随扈”感到诧异。他顺口问了一下：“你跟部长那么熟呀？”我也笑而不答。

后来，有知情人告诉我：外交部军代表和造反派曾向部领导打报告，根据些未经核实的莫须有罪名，要对一些人定罪，是韩念龙副部长把我从名单中删掉的。

韩副部长和乔老爷在车窗和我握别那温馨的一幕，至今依旧刻骨铭心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组织决定，把所有关于“文革”的档案材料从我的档案中清理出去，并予以销毁，这意味着组织已经给你平反了。

我坚信党和国家一定会汲取“文革”的深刻教训。党和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
周围的人也经常好言相劝，说你恢复工作以后，组织任命你当《世界知识》主编、党支部书记，先后应邀访问苏联和德国，1990年被评为全国



1965年4月底，印尼政府隆重举行万隆亚非会议召开十周年庆祝大会，邀请亚非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。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等应邀参加庆祝活动，并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问了万隆和巴厘岛等地。图为苏加诺总统和周总理在万隆进行单独会谈（后排为本文作者）



1965年4月底，周总理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问巴厘岛。图为在海边寓所前留影。右起：周总理、罗青长部长、法文翻译齐宗华、印尼文翻译黄书海